卮林

附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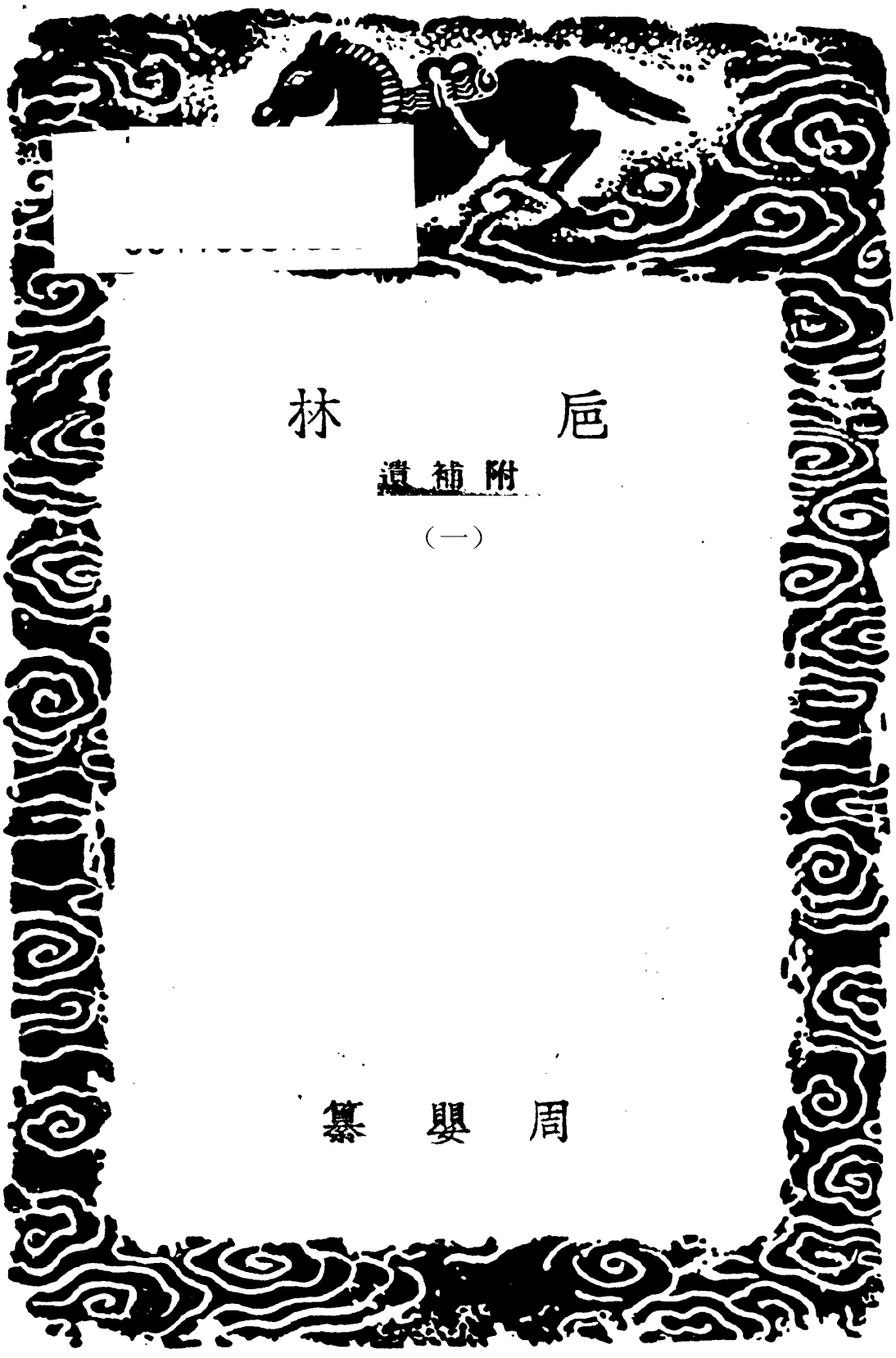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屃林

附補遺

（一）

周嬰纂

本館據湖海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厄林

卮林小語

余無談笑之才。平生不解作寒暄語。亦未嘗發問難端。稠人廣坐。羣議風生。余竟默默也。知者以爲野鄙。不知者以爲傲。衆目所攝。勉相獻酬。願資之所限。終不可強。雖欲有所發明。舌未及一伸而詞已跲矣。且夫靈均之譴也而騷。韓非之誣也而說。長卿之喫也而賦。子雲之蹇也而玄。何哉。文以抒柚而工。不禁淹思。言以縱橫而辨。機在捷赴。捷而能劇。故蹇喫者無宮商也。雖然。言之不可以已。巧者騁其簧。拙者守其卮。卮亦酬世之具也。子玄有云。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言者因物隨變。惟彼之從。非宅坐之卮與。余今是非無主。義解絲人。因以曼衍。故卮林起焉。優哉游哉。亦所以窮年也。癸未嘉平。周嬰識。

厄林目錄

卷一……一

質魚　諮杜
鴟紀　刺顧
難裴　箴王
辨劉　析鄺

卷二……二五

續顏　非馬
說孔　贊劉
錄崔　繹李
復杜　疑白

卷三……四九

問歐　釐孫
格鮑　嬗張

釋王　附王
彈高　本朱
卷四……七九
述洪
卷五……一〇五
議郎　論何
明楊　解馮
注王
卷六……一四五
廣陳　匡徐
通焦
卷七……一七九
洗梅　原謝
申董　商艾
增姚　詮鍾

卷八……二一五
諡胡
卷九……二四五
諡胡
卷十……二七一
諡胡

卮林卷之一

莆田周　嬰方叔纂

質魚

雒水

魚豢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洛字去其水而加隹魏爲土德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雒除隹而加水

質曰按左傳遷九鼎於雒邑又伊雒之戎會雒戎至於雒還及雒館雒汭臨上雒周禮豫州川滎雒周代已爲雒字豈終始五德之傳周得火德故周忌水而然乎律歷志以周爲木德春秋元命包、後漢禮儀志、亦云是周果木行也水、木之母母可忌乎史記夏本紀踰於雒又伊洛瀍澗東過雒汭導雒自熊耳禹世已爲雒矣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又門水至河入雒伯益在虞年又已爲雒矣虞土德夏金德也郊社志又謂夏得木德亦豈忌水而加隹乎新城那沮水山海經、左傳作睢水睢水在楚楚不忌水何不除隹漢之受命非始於洛洛之從水何忌之有江淮河漢四瀆之大者皆不去水而獨更於洛何也高帝建國曰漢傳之百世避忌宜孰有先者如豢之說漢字便當加隹矣按沈約歷志曰五德更王惟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

秦爲一代。若同蒼黼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蛇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德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又按論衡引泉陵紫芝、湘水黃龍之瑞。從公孫臣賈誼之言。以爲漢審土德。則安得以爲火行而忌水乎。梁氏玉繩曰。經史中洛字作雒。陸德明。顏師古。俱據魚豢魏略。謂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博物志謂魏復變雒陽爲洛陽。則雒字東漢所改。後遂相仍。不盡易也。但明史禮志五。天啓元年從禮部奏。凡水旁加各。寫者俱改爲雒。則今所傳書籍。在明光宗以後刻本。又必改洛爲雒矣。金壇段玉裁云。豫州之雒从隹。雍州之洛从水。本是兩字。後人混而一之耳。

詻杜

歲星

杜元凱注左氏傳。襄十八年注曰。歲在豕韋。二十八年。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注曰。歲、歲星也。十八年。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淫、行失次也。昭九年杜注。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十年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杜曰。謂玄枵。十一年注曰。襄三十年。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三十二年杜注。此年歲在星紀。

諺曰歲星者東方木宿之神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當居不居國亡所之國昌故左氏好以歲星贏縮占驗禨祥後世疇人世家異教殊術年載次舍往往差池按竹書及年表襄十八年太歲丙午二十八年爲丙辰昭之九年太歲戊辰五歲則爲壬申自此四歲而爲乙亥昭十年則己巳也襄三十年戊午更十三歲蓋爲庚午靈王弒立卽昭元年庚申到十三年太歲壬申杜氏之歷蓋與韋昭同也韋昭國語注曰歲在大火魯僖五年也年在壽星僖十六年也在大梁二十三年也受實沈之星僖二十四年在鶉尾二十七年復在壽星則僖二十八年也據史記僖五年丙寅十六年丁丑二十三年甲申明年乙酉二十七年戊子明年己丑以韋杜之解推之則太歲在子歲在鶉尾太歲在丑歲在壽星寅在大火卯當在析木之津辰在星紀巳在玄枵午在娵訾未在降婁申在大梁酉在實沈戌當在鶉首亥當在鶉火也故五行志成公五年梁山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年表五年乙亥十七年丁亥又范甯穀梁傳序升平之末歲在大梁蓋升平四年庚申杜氏之說非誕矣然昭九年戊辰既歲在星紀而三十二年辛卯而亦曰在星紀是自相乖違也且杜全不用太初歷者漢書律歷志曰太初元年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漢志曰歲名困敦是年太歲丙子王莽傳莽下書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倉龍癸酉服虔曰倉龍、太歲也五年莽又曰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洛陽之都明年改元天鳳天鳳元年莽曰更以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卽土之中案始建國無八年卽天鳳三年天鳳無七年卽地皇元年莽下書無非好大行詐之詞然始建國五年通鑑紀實在癸酉天鳳三年歲陰丙子地皇元年

二年則庚辰辛巳如莽言又律歷志漢高祖伐秦繼周天下號漢歲在東井二十二度鶉首六度也漢志歲名敦牂太歲在午而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從歲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蓋漢元年丙午也或誤讀律歷志以八年爲丙午證耳以漢書觀之則太歲在子歲星在星紀太歲在丑歲星在玄枵寅在娵訾卯在降婁辰在大梁巳在實沈午在鶉首未在鶉火申在鶉尾酉在壽星戌在大火亥在析木也故律歷志曰伐桀之歲歲在大火房五度竹書曰其年壬戌志又曰文王受命歲在鶉火張十三度至武王克殷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按大雅文王疏曰文王受命改元元年太歲己未其十三年辛未則孟堅之指伸矣然志又述襄公三十年歲在娵訾三十一年歲在降婁其年戊午己未且以成公之乙亥丁亥爲歲在鶉火而光武中興改元建武歲在鶉尾之張度是年乙酉則又午在娵訾未在降婁酉在鶉尾亥在鶉火是班氏自爲淆亂也杜豈以班術疏闊故不從之乎○淮南書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歲徙一辰廣雅曰太陰太歲也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太陰在卯歲歲星舍須女虛危太陰在辰歲歲星舍營室東壁太陰在巳歲歲星舍奎婁太陰在午歲歲星舍胃昴畢太陰在未歲歲星舍觜觿參太陰在申歲歲星舍東井輿鬼太陰在酉歲歲星舍柳七星張太陰在戌歲歲星舍翼軫太陰在亥歲歲星舍角亢太陰在子歲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丑歲歲星舍尾箕史記亦曰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歲陰在卯星居子歲陰在辰星居亥歲陰在巳星居戌歲陰在午星居酉歲陰在未星居申歲陰在申星居未歲陰在酉星居午歲陰在戌星居

巳。歲陰在亥。星居辰。歲陰在子。星居卯。歲陰在丑。星居寅。索隱曰。皆石氏星經文也。周禮馮相疏曰。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爲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十二歲一小周。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太歲爲陰。人所不覩。太歲歲星。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其說與淮南合。然則太歲在寅。歲在星紀。卯在玄枵。辰在豕韋。巳在降婁。午在大梁。未在實沈。申在鶉首。酉在鶉火。戌在鶉尾。亥在壽星。子在大火。丑在析木也。夫歲星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行度既有定局。卽閒遇遲疾。伏留逆順。其大體要自不失。遲過者疾必續。逆滋者順必倍。伏久者見必倏。一歲所次。要還常法。故杜於襄三十年注曰。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然則二十八年不害其疾。二十九年無損於遲。歸之年居一次耳。而三家躔舍各各乖異何也。淮南子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高誘注曰。仲、中也。謂在子午卯酉四面之中。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晉灼嘗取此語以注漢書。晉灼歲星注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蓋以四孟四季易四鉤也。今觀卯歲舍須女虛危。午歲舍胃昴畢。酉歲舍柳七星張。子歲舍氐房心。是四仲果行三宿也。餘歲舍星紀析木諸次。是四鉤果行二宿也。班氏以四季行三宿。韋杜以四孟行三宿。於晉氏之說且不合矣。平而論之。淮南及太史公之法爲密。而班杜都不依用。杜自以長歷推驗春秋時事。豈能全無合離。其後孔穎達作正義曰。隱公卽位。歲在豕韋。桓公卽位。歲在玄枵。莊公卽位。歲在鶉

火閔公卽位歲在大梁僖公卽位歲在鶉首按隱元年己未桓元庚午莊元戊子閔元庚申僖元壬戌也既稱午在玄枵未在豕韋則安得鶉火直子大梁直申鶉首直戌乎且未在豕韋而文公之元乙未也顧云歲在降婁莊元年戊子而云鶉火乃昭十五年壬戌又言歲在鶉火二十七年甲戌曰歲復在鶉火借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何如矣漢獻帝傳、載蘇林董巴上表曰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魏在大梁晉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今年青龍在庚子又載魏明帝册山陽公曰帝自西京臻茲洛邑聿改乘轅又遷許昌武皇帝是依歲在玄枵皇師肇征迄於鶉尾十有八載九域咸火惟帝念功祚茲魏國考魏志獻帝還洛陽曹公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則建安元年也及策命曹公爲魏公則建安十八年也按建安二十五年爲庚子則元年丙子十三年戊子十八年癸巳也據蘇林之表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大梁讀魏明之册又太歲在子歲星在玄枵太歲在巳歲星在鶉尾與淮南史記漢書韋杜之歷復皆不合夫天道玄遠推步難明載祀綿邈校算易爽蘇董等皆紀當時事而自爲乖異乃爾且從玄枵數之十有八載不得在鶉尾之次又諸家言魏分野在實沈而董巴言在大梁布穀其舌以誣媚時主遂使歲星之說竟不足信公羊傳襄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何休曰時歲在乙卯解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左氏難之然則爲天數者家自謂羲和人自謂羣昧誰得復訾之乎

鶉紀

溫泉寒火

晉書陸機策問有溫泉而無寒火何也紀瞻對曰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鵠之曰淮南子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陰化元命包亦曰陰精爲月常朏任而受明精在內故火曰外景金水內景思遠所對蓋采其說然不對火性之必熱而引火德之外融可謂遁詞矣且火以烈而始見其剛非以剛而乃有炎也水以潤而始驗其柔非爲柔而乃徹潤也況火託木石之中藏煙匿燄何嘗不靜而水發重壤之內潛源奔沸何嘗不動又以初九純陽爲泉源所託則濫濊瀾汐謂宜盡爲煙液以水之受溫爲含容之性則河漢淮江亦當變爲湯谷而海內湯泉曾不能十數其理屈矣若夫蕭邱燎原而入者有衣裘之想東武焚林而被者無焦灼之色陰陽相搏固有不可類推者安在其無寒火也○枹朴子曰謂火必熱而蕭邱有涼燄齊地記曰東武山有勝火之木燒之不死亦無損也

刺顧

閒訊王導

世說新語言語篇曰王敦兄含爲光祿勳敦既謀逆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王丞相詣闕謝司徒丞

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和時爲揚州別駕。援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刺之曰。按王含南奔與敦同逆。而和云遠避流言。諂媚擁戴。亂賊之黨也。左傳僖二十四年。襄王出居於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諸葛亮上言獻帝曰。久令陛下蒙塵幽處。田疇傳。天子方蒙塵未安。潘岳西征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晉四王起事。惠帝蒙塵洛陽。黃門以瓦盂盛茶上至尊。庾峻別傳。劉曜作亂。京都傾覆。天子蒙塵。峻與許遐等從釋慧遠論曰。元興三年。天子蒙塵。人百其憂。通典。晉博士徐虔議。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南史。梁王雖在蒙塵。齋戒不廢。隋書李密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歷蕃徂牒。誰敢以兩字施於臣下者。和乃舉屬丞相。若非陰共勸進。則謂體昧尊卑。謂之能言。不亦謬乎。世說又曰。和詣王丞相。丞相對之疲睡。顧謂同坐曰。昔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大喜。以此而觀。和直巧言令色取悅容身者也。

難裴

魏明帝

裴松之三國志注。校練精密。可謂勤矣。然亦有疏闊處。如魏志。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時年三十六。注曰。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此年整三十四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難曰按志稱叡封武德侯年十五時爲延康元年則叡蓋以建安十一年生計黃初、太和、青龍、合年十七而景初强爲三年凡二十年則裴云强名三十五者良是若以爲建安十年生則可三十六矣然以十年生又不得言十五封武德陳裴皆爲舛也

神亭

吳志太史慈到曲阿爲劉繇偵視孫策時獨與二騎卒遇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墜得慈項上戟慈得策兜鍪於是解散慈入山中稱丹陽太守住涇策躬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注引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裴曰此與本傳大異疑謬誤

難曰慈若於神亭見囚則策方解縛而遽云寧識神亭時何其倉卒不次又當言今日得我云何不宜言爾時也按呂範傳範從孫策攻太史慈於勇里乃知神亭時慈獲策兜鍪而勇里時策致慈縲紲也裴蓋未之深核

箴王

陳驚坐

王僧虔上古來能書人名啓云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箴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哀帝末爲校尉有功封嘉威侯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弆以爲榮時列侯有

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更始時。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事具漢書。而簡穆不審。野客叢談云。王僧虔名書錄。說陳驚坐異是。不知僧虔之謬也。

王次仲

能書人名啓又云。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箴曰。水經注。上谷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履眞懷道。窮數術之美。首發於邁。化爲大鳥。出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翮於山。故其峯有大翮小翮之名。張懷瓘書斷、亦引陽固北都賦曰。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沖天。然則次仲與祖龍並世。而僧虔謂之後漢人。數對赤陛。疏謬若斯。

辨劉

叔向

世說新語曰。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間屋。劉孝標注曰。春秋左氏傳曰。叔向、羊舌肸也。晉大夫。

辨曰。世說賞譽品藻。止於魏晉兩朝間。因曹蜍李志而及廉蘭。因讀高士傳而出井丹長卿。若尙論古人。羌無義例。所謂叔向者。予以爲望之有叔名向。爲之題目。以相標榜。如王大將軍稱其兒類耳。且叔向平邱之會。以威武劫齊。以無道脅魯。以譎詐懼季孫。而又搆殺萇弘。陰謀周室。何朗朗之有。

深公

世說新語輕詆篇。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注曰。深公卽殷源也。

辨曰。世說之稱公者。山張羊和溫褚王蔡庾謝郗陶及桓宣武十三人耳。皆位登台司。巍然公輔者也。其他叔夜以名勝共尊。安道以高隱見賞。衆譽所歸。亦得茲號。然皆繫之姓氏。無析字而稱之者。惟慧遠、道安、法深、道林。以方外緇侶。取名之半。綴之以公。猶云耆宿耳。殷在世說中。稱殷侯、殷浩、殷淵源、殷中軍、殷揚州。至桓公稱阿源。蓋矣。不登三事。望非褚蒯。得稱公。於例未允。且浩字淵源。唐以諱、始改爲深源。蕭梁之日。安得以深代淵乎。予謂深公者。竺法深也。前注云。法深道徽高扇。值永嘉亂。考室剡縣卬山中。支道林宗其風範。世說法深凡五見。而於此獨以爲殷侯。必非孝標撰也。孝標注多爲敬胤者所濟。敬胤蓋唐人。此注抑愈下矣。雖然。世說曰。有人道深公。謂曰。黃吻年少。勿爲評論宿士。昔嘗與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觀此。則元規於法深不薄。而茲乃發輕詆語。夫倚庾之貴以拒誹。訾庾之短以嚮重。法深豈高逸沙門哉。

析酈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後魏御史中丞、尙書左僕射。撰水經注四十卷。

君子濟

酈道元水經注曰。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檢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度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與之。津

長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遂名其津爲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里

析曰後漢書桓帝再幸函谷一臨雲夢乘輿鹵簿不屆檢林且京雒宅中代畎不爲東地元號屢易紀年不得十三其嘉君子之名必非蠶吾之主案魏收書以猗氐爲桓帝幽幷之閒水草最逐度沙漠而飲馬據參合以張氈故以檢林爲西桑乾爲左矣尋厥昆嗣屢遊斯津則桓卽猗氐差無乖爽但猗氐統部止十一年此言十三又非隹證且桑氏已著濟名則事在漢桓之先矣○孫氏志祖曰此文出酈注而非桑經近殿刻水經注校改皇魏桓帝十一年周氏之疑可釋矣

絳陽

水經注曰晉悼公謀去故絳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

析曰故絳猶言故都故宅耳杜元凱成六年故絳注曰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杜蓋以新田爲新絳也酈氏遂用其說然莊二十六年士蔿城絳杜注曰絳晉所都今平陽絳邑縣而新田注又曰今平陽絳邑縣是夫故絳既今絳邑而新田又復同墟杜之釋地殆自相伐且殷人五遷不稱新亳周京屢徙非帶舊廡齊都臨淄使棄薄姑之號楚移湫郢豈仍故郢之思矧絳本非嘉名不過以水氏縣晉人何取而三以命都哉又史記越將絳陽侯無害司馬貞考地理志無絳陽而漢表作終陵則史之絳陽未足以證新田也

鑿臺

水經注曰。檢次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刳腹絕腸。折頭揩頤處也。

析曰。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知伯。將其頭以爲飲器。韓子難三曰。知伯國亡身死。頭爲飲杯。呂氏春秋曰。趙襄子與韓魏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史記。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又豫讓傳。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淮南人間訓曰。知伯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又道應訓及說苑曰。知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處十月。圍襄子於晉陽。襄子擊之。大敗知伯。漆其首以爲飲器。據此。乃知漆頭之謊實報灌首之辱。諸家解同虎子已屬龐言。而水經注曰。韓魏殺知伯。刳腹絕腸。折頭揩頤。蓋所未聞。尋史記及荀序。載黃歇上秦王書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又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絕腸。折頭摺頤。身首分離。暴骨於草澤。此春申極言韓魏之怨秦。而酈氏誤以爲智伯見屠之酷。可謂疏鹵矣。鑿臺之下。新序作叢臺之上。郡國志作鑿壺。字書以爲壺古臺字。故獻帝紀注。臺崇、山陽公載記作壺崇。禮記。敗於臺鮐。鄭玄曰。臺當爲壺。字之誤也。陸德明曰。臺音胡。謝靈運撰征賦。覽石橋。登戲臺。策馬釣渚。息轡城隅。則亦讀爲壺。折頭、新序作折額。

丹水

水經注曰。上黨郡。丹水出長平北山。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析曰。劉琨扶風歌曰。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文選李善注引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上

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蓋卽酈元之說。予按上黨去雒千五百里。朝發洛城暮宿高都。雖有乘風之翼。踰景之足。不能如是之疾。且其詩曰。顧瞻望宮闕。寧有天井關頭可睇德陽殿角乎。倘曰寓言。則安得以高都實之。考地理志。弘農有丹水縣。丹水出上雒冢嶺山。東至析入鈞者。斯爲近之耳。○許氏宗彥曰。此廣莫門必非洛陽城門也。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并州有廣莫門。當取此義。周氏以丹水爲上雒冢嶺山之丹水。非。越石未聞至陝也。

壺關三老

水經注曰。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衞太子。卽邑人也。

析曰。漢書戾太子傳、作壺關三老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作令狐茂。檢今漢紀無。而白帖引上黨郡記曰。壺關關城都尉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爲冢焉。諸生尊師法。陪葬者三百餘人。松千樹。皆大數十圍。高四五十丈。俗名其山爲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然漢武故事曰。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急。自殺。此作鄭茂。未知誰信。又漢書王尊傳有湖三老公乘興、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善長以茂爲興。大誤。

五公

水經注曰。易水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隱西山。故其舊居世以

爲五大夫城子莊溪水南流逕五公城西五公猶王與之五子也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

析曰漢書無北平侯惟元后弟譚字子元河平二年封平阿侯薨子仁嗣初莽幼孤平阿侯譚多稱莽久之封莽新都侯仁素剛直莽憚之爲安漢公迫仁自殺謚剌侯子述嗣按此則譚亦憐愛莽矣所不同於莽者平阿侯仁也與豈仁之同生乎考兩漢書譚諸子董賢傳有去疾哀帝時侍中有閎亦見張步傳莽東郡太守隗囂傳有向莽安定大尹馬嚴傳注有仁子術卽譚傳之述也莽九江連率馬援傳有仁子磐憑爵土擁富貲東觀記以爲術子者凡此皆介恃同根盤跨維城彼九族之降心若四體之無骨獨與父子自竄北鄙絕意聞朝澗泉共清林風愈引若非酈注幾於無聞矣檢太平御覽兩引河北記曰易縣有五公城王譚不從王莽譚子與生五子避隱於此世祖並封爲侯所謂中山五侯也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經注蓋引其說若此言非爽王氏再世有二五侯矣○全氏祖望云善長可謂輕信者矣王譚封平阿不封北平其妄一也譚以特進卒歷其弟商根柄政而莽始繼之譚之墓木拱矣安得不同其政乎其妄二也莽之凶暴其子稍不順卽殺之豈容五才遠引其妄三也且其封爵何以皆在北平等縣其妄四也班范荀袁並不一及其妄五也方叔蓋疑之而未敢頌言

金臺

水經注曰金臺陂東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

析曰。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又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據此。金臺蓋有兩也。酈氏以爲長廡被浦。開館連都。昭創於前。丹踵於後。然則曲榭鋪金。虎臣畢擊。高臺蓄寶。駿骨先來。豈亦昭貽孫謀。丹繩祖武者乎。

寡婦城

水經注曰。夏屋城東側。因河仍塘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矣。

析曰。注說非也。考地理志。太原廣武縣有賈屋山。注曰。卽史記云趙簡子登夏屋者。按此。則夏蓋讀作賈。故夏屋轉爲賈屋。賈屋又變爲賈復。而賈復更譌爲寡婦也。考古證今。此城蓋只夏屋城耳。酈謂賈復築之。亦穿鑿之甚。○趙氏一清曰。汝水注之桓水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以寡婦爲賈復。是一佳證。且賈屋山名。賈復城名。固未可合而爲一也。漢廣武縣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廣武故城。而賈復城今在直隸保定府完縣西南至唐縣四十里。方叔以井州之山鎭當冀域之城地。可謂不思之甚。

捍虎圖

水經注曰。如渾水南逕虎圈東。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勅虎士效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孫云。奔戎事見穆天子傳。卽詩所謂祖裼暴虎。獻於公所者。故魏有捍虎圖也。

析曰。後魏書曰。王叡、字洛誠。晉陽人。姿貌偉麗。領太史。文明太后臨朝。叡見幸。爲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座。侍御驚靡。叡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中山王。叡薨。太后親臨哀慟。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叡圖其捍虎狀於諸殿。高允爲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樂。善長託喻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迂其詞也。

牽招

水經注曰。鴈門水逕高柳縣城北。昔牽招斬韓忠於此處。

析曰。魏志。牽招、字子經。觀津人。太祖辟爲從事。太祖討袁譚。而柳城烏丸出騎助譚。乃遣招詣柳城。值遼東太守公孫康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忠與招爭言。招捉忠頭頓築。拔刀將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救請。忠乃還坐。峭王便辭遼東之使。按此。則韓忠之頭非斷子經之手。善長誤也。又地理志。高柳縣屬代郡。柳城縣屬遼西。相去懸矣。酈氏又誤。

茅茨

水經注曰。天淵池南。置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其黃初中所立也。

析曰。洛陽伽藍記曰。蓬萊山有華林。南有石碑。魏明帝立。題云○孫云。案碑是曹魏文帝所立。以爲明帝。恐誤。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定中。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讀碑。疑苗字誤。楊衒之曰。以蒿

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衆稱善。又魏書任城王傳。孝文還洛。作茅茨堂。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命羣臣賦詩。據此則碑立於當塗而堂乃元魏孝文帝作。注以爲皆曹子桓事。非也。然苗茨字後經諸人研核。而水經注魏書並作茅茨。正如越絕書茅山。吳錄作苗山。鄭注士相見禮古文茅作苗。蓋字通也。

檢檻

水經注曰。漢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檢檻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

析曰。齊民要術檢十五年中爲氈檻者。亦氈類也。廣弘明集曰。梁陳齊魏之前。道家惟以瓠盧盛經。本無天竺形像。此云檢檻。可對瓠盧也。

鼯鼠

水經注曰。靈臺、漢光武所築。嘗宴於此臺。得走鼠於臺上。

析曰。竇氏家傳曰。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遊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有光輝。羣臣莫有知者。惟攸曰。此名鼯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疋。考爾雅。豹文鼯鼠。郭氏注曰。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然則辨鼯賜絹蓋有兩也。

陽侯

水經注曰。渭水東逕陽侯祠北。漲輒祠之。此神能爲大波。故配食河伯也。

析曰。淮南子曰。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高誘注曰。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溺死於水。其

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揚雄賦陵陽侯之素波應劭曰陽侯古諸侯也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予以爲非也論語摘輔象曰伏羲六佐陽侯爲江海宋均注曰主江海事也陽侯之波義蓋本此

龍亢

水經注曰過水東南逕龍亢縣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

析曰闕駰十三州志曰山桑縣人俗貪僞好持馬鞭行邑故語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詐託旅使若奔喪道遇寇抄遂失資糧鄺氏取其一語殊爲不備

武邱

水經注曰潁水東逕邱頭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邱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邱矣

析曰魏志王凌傳曰嘉平三年王凌陰謀廢立太傅司馬宣王乘水道討之大軍屯至百尺凌窮蹙乘船出迎宣王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而諸葛誕傳甘露二年誕反於壽春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軍二十六萬討之屯邱頭使王基等四面合圍二年誕窘急突城門出司馬胡奮逆擊斬誕高貴鄉公紀曰甘露三年司馬文王陷壽春斬諸葛誕詔曰大將軍親總六戎營據邱頭內夷羣凶外殄寇虜克敵之地宜有令名其改邱頭爲武邱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也按此則司馬懿雖嘗討凌至邱頭而武邱之名則至司馬昭克諸葛誕乃改本注誤矣

負夏

水經注曰。瑕邱、魯邑。春秋之負瑕矣。昔衞公叔文子升於瑕邱。曰。樂哉斯邱。死則我欲葬焉。瑕邱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衞地。魯衞雖殊土則一也。

析曰。縣邑同號。地志已多。於時魯有瑕邱。何知衞無茲壟。周之典制。國有分土。行李所過。聚檟是防。若瑕邱獨爲魯田。寸壤皆非衞有。未聞銜命介使。憑覽敵國之墟。而終沒大夫卜窆強隣之陌者也。且此處所敍。咸在邾魯封域。忽入衞事。於理殊乖。又負夏可爲負瑕。則虞舜所遷。豈亦在是乎。

白門

水經注曰。下邳城有三重。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中城、呂布所守也。

析曰。魏志。建安三年。魏太祖征呂布。其將侯成縛陳宮降。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又獻帝春秋。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布登西北白門樓上。城陷。士擒以詣司空。後漢書曰。曹操擊呂布。至下邳城。圍之。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圍急。下降。謝靈運撰征賦曰。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相魏武以譎誑。究謨奮於東藩。桴未操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又伏滔北征記曰。下邳城、韓信所都也。中城、呂布所守。南臨白門樓。據諸書言。則白門所禽者乃奉先。非公臺也。唐太子賢注范曄書。乃引此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蓋未知善長之誤也。

洒水

水經注曰。襄陽城北枕沔水。昔張公遇害。亡劍於是水。

析曰。茂先遇害在雒。安得亡劍沔流。考雷次宗豫章記。雷孔章爲豐城令。於獄掘得兩劍。一曰龍淵。一曰太阿。孔章留其一。匣龍淵以進張公。及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爽恆以劍自隨。後爲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變爲龍。郡國志曰。南郡在雒陽南千五百里。有襄陽縣。潁川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有襄城縣。酈氏蓋誤以襄城水爲襄陽水也。

黃鵠山

水經注曰。沙羨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南直鸚鵡洲之下尾。東卽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

析曰。宋書。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常謂張敷曰。吾東巡日。當讌戴公山也。按此。則仲若所住黃鵠乃京口之山。酈氏誤。

程鄉酒

水經注曰。桂陽郴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南屈注於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酈也。

析曰。荆州記曰。桂陽郴縣東界俠公山下有淥溪源。官常取此水爲酒。又晉書。武帝太康元年。簡文帝咸

安元年。並薦酈涤酒於太廟。豈合酈湖涤溪之醞爲裸鬯嘗酎之祀與。則注緣水宜作涤。然梁書曰。劉杳在任昉坐。有餉榼酒者。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搽里。時即檢記。言皆不差。據此。則程酒豈即千里酒乎。楊元鳳書、酈氏當亦未見。

赤松

水經注曰。東陽郡長山縣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

析曰。神仙傳曰。皇初平、丹溪人。年十五。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見市中有道士。乃隨求弟。至山相見。語畢。問平羊何在。曰。羊近山東。初兄不見。便俱去。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數萬頭羊。金華蓋即此山也。初平仙去。改字赤松子。注箋以爲古雨師。誤耳。

恆水

水經注曰。崑崙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恆水也。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云云。又涇波麗國。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

析曰。崑崙墟。河出東北陬。恆出西北隅。恆繞西域。達於大秦。河入中國。注於東海。沔流小渚。絕不通波。善

長敍恆於河之下。蓋因崑崙而及之乎。若其括地脈川。紬奇甄異。六合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濼足下。神州地志。斯爲最壞矣。然皆躡法顯之行蹤。想恆流之洄泆。其間水陸未辨。道里難明。計所差池。厥類亦衆。予爲兩兩較之。法顯傳云。渡新頭河。至毗荼國。東南行八十由延。到摩頭羅。從此東南行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國。又東南行七由延。到罽饒夷城。城接恆水。度恆水南行三由延。到呵梨林。又東南行十由延。到沙祇。又南行八由延。到舍衛城。又東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又東北行減二由延。到迦維羅衛。又東行五由延。到藍莫。又東行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又東行五由延。到毗舍離。又東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從此東南行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西行二由延。到王舍新城。從此西行四由延。到伽耶城。復南行二十里。到六年樹。從此還向巴連弗。此皆顯跡原越。隰瞻曦晷。以遲徂駕。途投扉觸風塵而備歷者也。水經注因之。乃云新頭河逕中天竺毗荼國。又逕摩頭羅渾流恆水。恆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又東。逕毗舍利城。又東南流。逕僧迦施。又東。逕罽賓饒夷。又東南。逕沙祇。恆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北。又東。逕藍莫。恆水又東。至五河合口。度河南下一由延。到巴連佛邑。恆水又東南。逕小孤石山。又西。逕王舍新城。又西。逕伽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樹。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佛邑。皆以原野之遥。征爲波流之所屆焉。且拘夷毗舍在藍莫左。水經注乃居伽施之西。舍衛毗迦去迦維北劣一由延。恆水若南。必逕茲土。而善長遺之。度雪山。過沙河。經烏萇佛足蹟。曬衣石。即得陀衛尸羅國。水經注乃置葱嶺之東。黃河之所逕。凡此俱與法顯傳大致相違。若夫顯東西跋涉。所約各幾由延者。其中定多瑰異。直爲

不能具述。善長亦失網羅。都無補綴。但改云恆水東南流耳。恆水又東。逕耳佳麗僧城。敍多支複。空荒夷野。事極寂寥。千里而遙。一言便畢。不令好古之士恨作者之疏乎。又法顯從六年樹還巴連弗。順恆水西下。至曠野波羅柰。蓋循西岸行也。又還巴連弗。順恆水東行。得瞻婆梨帝。蓋沿東澣去也。此邑恆水下流。左右諸國盡此矣。水經注乃先於巴連弗處云。恆水又東南。逕孤石山。又西。逕王舍伽耶。廣袤計之。安得有兩恆河乎。是知縱翰略記者。忘准之地道。快意成書者。罔研乎舊史。予今證其諸長。拾其一短。俾知積璧崑圃。一片是衛武之圭。濯錦蜀流。數尺乃楚邱之服。若曰、鴻致自有所指歸。細趣不足以擊難。立言之旨。吾亦烏乎測之哉。

厄林卷之二

續顏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祕書監、宏文館學士。太子承乾命刊整漢書。集解音義。以爲漢書注。儒者服其精博。

史儋

漢書郊祀志曰。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當復合。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音義應劭曰。始周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諸秦。平王遷洛。襄公以兵衛之。嘉其勳烈。列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矣。昭王時。西周君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此復合也。孟康、韋昭、咸自立解。顏師古以爲諸家說皆非。應氏言自非子至周獻邑。凡六百五十三歲。韋氏說自秦仲至周顯王二十六年孝公稱伯。止四百二十六歲。皆不合五百之數也。按史記秦本紀及年表並云。平王時。襄公始立爲諸侯。於是始與諸侯通。又周本紀及諸系家言。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與此志符會。是乃爲別。至昭襄王五十二年。西周獻邑。凡五百一十六年。是爲合也。五百者。舉成數耳。七十年當爲十七。今史記皆作十七字。伯王者。指謂始皇。始皇初立。政在太后嫪毐。未得稱伯。自昭王滅周後。至始皇誅嫪毐。正十七年也。續曰。按史記司馬貞索隱亦用此說。予讀而心疑之。考本志云。七十年而伯王出。出者。非其初生。則其卽

位也。必誅嫪毐始可稱伯。則前此者。始皇爲未出乎。且五百一十六年僅言五百。於歲太差。而十七年之數獨得不爽。豈繁者可疏而簡者當密耶。六國表。昭王取西周。歲在丙午。至嫪毐爲亂。其歲癸亥。則計十八年。若以昭襄五十一年西周君獻邑爲合。至始皇九年又計十九年。俱不得言十七也。又周紀及封禪書雖稱合十七年。而秦本紀則作合七十七歲。年代既遠。編簡易訛。必欲强同。失之逾甚。小顏傅會求勝。未必此是勝場。嬰以爲秦本紀。孟增得幸於周成王。造父又幸於周繆王。而非子亦幸於周孝王。此所謂始與周合也。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裴駰案毛詩序。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從之好。則此爲與周別之日也。當宣王元年。爲秦仲之十八年。自此至秦惠文君十四年。據本紀。爲五百七歲。而依年表。凡五百二年。於時秦始稱王。更爲惠文王元年。是別五百歲復合之時也。自惠文王元年。至始皇立之載復得七十七年。又秦紀所云合七十七年而伯王出之謂也。以此證驗。稍無差池。史僧之言。於是乎信。

更造

卜式傳。詔曰。齊相隨蓄番輸分昆弟更造。不爲利惑。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也。續之曰。按傳。卜式有少弟。弟壯。式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顏云更自營爲。亦稍近之。然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九五大夫。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八大庶長。二十徹侯。而食貨志。自文帝從鼂錯言。已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元鼎

五年、令民得買爵、置武功爵級十七萬、式蓋以畜牧所贏、爲昆弟輸財於邊、贍國家經費、以得更造之爵、故天子顯之、若自更營爲、何益於縣官、而武帝亟稱之乎、且牛羊蕃息、何得以造言之、又武功爵即大庶長徹侯之爵、臣瓚不引百官表而引茂陵書、顏氏誤信其語、遂至誤解更造耳、

施屠渾都

周勃傳、盧綰反、勃以相國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擊綰軍沮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沮陽、縣名、屬上谷、

續之曰、按抵、偃、陘、弱、皆不著姓、而此獨書其施屠之氏、渾都之名、繁簡不倫、豈史體乎、使腐儒以春秋書法繩之、彼去氏者、罪浮於御史大夫耶、予以爲御史大夫名施耳、屠者、屠其城也、渾都、地理志作軍都、亦上谷縣、軍都之爲渾都、猶本傳蓨侯之爲條侯也、

天漢

武帝紀天漢元年注、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

續之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年二十年、不聞恆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爲頻年苦旱、思欲勤政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

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意。直爲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姓名

漢書高祖紀師古注曰。媼、女老稱也。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强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漢書又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蹟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競爲四人施安姓名。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

續之曰。覽一家者。必博徵於文獻。注一藝者。必旁采乎闕遺。故王貢龔鮑傳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爲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眞名樸。君平名尊。則君平、子眞、皆其字也。此亦廣引博證之效。不然。嚴鄭之傳。僅得其半矣。班氏高祖贊曰。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亦不著其名。寧有當高祖世而所生姓名曾不敍述。乃令史臣無得而稱乎。予以爲漢史尙質。著作時只列母媼夢與神遇。父太公往視。以奇其事耳。若謂湮沒無存。則陸賈、叔孫通輩珥筆赤墀。豈世系便從闕文也。又四皓雖自晦氏族。然侍太子宴時。前各對言其姓名。必有眞。敷奏若如史記言。自稱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

里先生不但非名非姓且草野而倨侮甚矣注書者不能拾遺補闕成一代之典而顧謂旁通者爲不知而作異哉且非遷固所書卽爲臆說便在刊除似矣高后紀亦只稱高皇后呂氏而注曰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郊祀志野雞鳴師古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予觀本志言神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又五行志言殷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鳥近赤祥也則屢斥雉字矣倘果爲呂氏名者孟堅何諱之於郊祀而不諱之於五行且郊祀志中下從諱而上從名何與至娥姁爲字尤詭誕不經不知顏氏何家之依而快傳之以忘其矛盾也且荀悅、趙岐、與皇甫謐相去不二三十年安在荀趙爲惇史而皇甫必奇妄乎

非馬

惠后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六年吳廣內其女娃嬴有寵於王是爲惠后二十五年惠后卒司馬貞以爲惠后乃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下文云吳娃死後娃子何寵衰太史公誤也貞又以下對左師自稱老婦之惠文后卽吳娃年六十左側故稱老婦而東廣微言太后纔三十有奇者亦失

非之曰按子長既云是爲惠后又云二十七年立王子何爲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又云

吳娃死後子何寵衰反覆著明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爲孟姚無疑不得以爲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又歷代帝王妃后謚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謚者而獨子何之母仍子徽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且以惠文后爲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尙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爲王已得齡十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於惠文理亦有之卽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面皆焦髮始白七七形壞無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微謂三十有奇果未爲得也

五牛

索隱田單傳述贊曰羣鳥惑衆五牛揚旌非之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蠻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尙書符荆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旆七萃按部皆六朝麗語司馬效之也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諜云有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按田單傳單守卽

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其尾燒其端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駭敗走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飾云揚旌不亦誣乎以後代之制侈安平之功不惟虛美使事殊謬

季歷

史記龜筴傳紂殺周太子歷因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有太子名歷也

非之曰呂氏春秋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玉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沈約注曰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又曰執季歷於塞庫囚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傳久矣晉書束晳傳曰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據諸書言則季歷在商蓋不得正其終矣但文丁紂之祖父而以爲紂殺之者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乎

望諸澤天柱山

史記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又平陽侯世家柱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柱天在廬江潛縣

非之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爲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柱天侯亦猶建成侯奉春君之類假以徽稱不必指其食邑且漢書地理志廬江灊縣天柱山在南復非柱天也是時王武反外黃程處反燕柱天侯反衍氏服虔云皆漢將則漢王所封也漢元年廬江屬楚又安得以楚地封其將軍哉○孫云案小司馬史記本作天柱侯故引天柱山爲證方叔据今本殿之蓋未見單行索隱也

說孔

人十月生

毛詩誕彌厥月傳曰誕、大彌、終也孔穎達正義曰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跡身動如孕者及期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說曰淮南子云麋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魏略曰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曰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曰諸山夷獠娠七月生生時必臨水兒生便投水中浮則取養沈則棄之豈羌獠之性走獸不殊故處腹中月惟六七乎淮南子、大戴禮、元命包、並稱人十月生往往有不然者前趙錄曰劉淵母呼延、夢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淵遁甲開山圖曰慶都觀於三河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又曰女狄汲石紐山下泉得月精吞之十四月生禹拾遺記曰簡狄懷卵一年而有娠十四月生契漢武內傳王夫

人夢吞日十四月而生武帝。漢書鉤弋夫人十四月而生昭帝。蜀錄李雄母羅氏、夢大蛇繞身有孕十四月生雄。太平廣記女仙崔少玄、十四月生。前趙錄又曰劉聰母張夫人、十五月生聰。又曰范隆、字玄嵩、孕十五月而生。太平廣記葉法善母劉、孕十五月而生法善。又有異者。論衡曰傳言黃帝任二十月生。生而神靈。帝王世紀曰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附寶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於壽邱。一曰二十四月生。胜記曰供奉官郭坦、二十二月生。初以爲妖。百計鍼藥不動。生亦無他。數自有久近耳。嵩高山記曰昔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脅上出。五歲便入山學道。神明爲母立祠。因號曰開母祠。世本及大戴禮曰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曰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山海經炎帝孫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注曰三子名也。異苑曰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墮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復有異者。寶櫝記曰帝女遊華胥之洲。感蛇而孕。十二年生庖羲。拾遺記亦曰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青蛇繞之。有娠。歷十二年生庖羲。諱書則曰華胥履雷澤之迹。孕十有二歲生伏羲。括地圖曰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兒生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凡若此者。不爲聖神。則爲妖孽。生之靡定。固其宜也。其尤異者。百緣經曰王舍城有長者婦。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滿十月。生一子。先懷妊者。住在右脅。如是次第滿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母湯藥自療。病無降損。母終。眷屬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兒。形狀故小。頭鬢皓白。四向顧視。言我由先身惡口。故處此生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時諸親屬將老兒養育長大。放令出家。又止觀輔行傳曰脇比邱在

胎六十年生而髮白。誓不尸臥。名脇比邱。乃至暗中手放光明。神仙傳曰。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賴鄉記曰。李母祠門左有碑文曰。老子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母胎中七十二年。產於楚淮陽苦縣賴鄉曲仁里。前涼錄索紱曰。老聃父乾、字元杲。胎玥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乃剖左腋而生。此丈夫之最異者也。鄭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沫於庭。化爲玄黿。以入王府。府之童妾未齔。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女。不夫而育。懼而弃之。爲弧服者、哀其夜號。取之以逃於褒。褒人褒姒有獄。以入於王。王嬖是女。使至於爲后。孔穎達詩白華疏曰。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沫彘。遂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爲五十年。沫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尙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此則婦人之最異者。然孔氏信五十年處胎之褒姒。而不信期月離裏之郤公。何與。抑羅苹曰。老聃以宣王四十二年乙卯二月十五日生。宣王於周。號稱賢主。而今古人妖並生其世。將天時爲之乎。

贊劉

宋孝王王劭

劉子玄史通言語篇曰。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浮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官。猶鑑者見嫫母多媸。而歸罪於明鏡也。直言篇曰。王宋敍述當時。務在審實。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與。補注篇曰。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敍。除煩則意有所惜。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宋孝王王劭是也。

贊曰。夫史以直書爲正。以詳贍爲美。如子玄所謂。則宋王蓋兼之矣。而李舍人北齊書云。廣平宋孝王、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別錄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言多謬妄。篇第冗雜。無著述體。魏鄭公隋書曰。王劭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觀聽。大爲有識所嗤鄙。又曰。王劭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尙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媿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按魏李之評。則宋王遺編。直穢史耳。劉之美言。既綢繆。史之貶詞。復契闊。惜二書已亡。不得審其梗概也。蓋末世史臣。諂媚者謂之隱惡。依違者謂之微詞。徒貴華文。無關實錄。在昔尼父已致慨於勝質矣。且五行掇拾細瑣。皆委巷之談也。禮志援引鬼神。皆詭怪之說也。見人之細過。迷已之大疵。類如斯矣。公羊語半青齊。事多鄙累。漢世尊爲六經。列學宮。置博士。若以魏李之旨推之。公羊之可廢久矣。夫蘭臺載筆之臣。未有不掎摭前史之謬者也。班氏不滿於司馬。蔚宗亦有憾於孟堅。豈獨魏李之譏宋王哉。史通之論曰。李

氏撰齊書。廟號犯時諱者稱謚。變世祖爲文襄。改世宗爲武成。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擺居襄代。使讀者昏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錄其詭詞妄說。遂盈一篇。又申以詆訶。尤其諂惑。既以無益而書。孰若遺而不載。至譏王君懋齊隋二書。敍錄煩碎。如劉臻還宅訪子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其失更多。二公之見。訾又如此。可謂黃雀之利。銜不知童子之挾彈也。

司馬子長

史通論漢史曰。司馬遷敍傳。巨細備陳。而不書其字。豈墨生所謂大忘也乎。如班固之爲遷傳也。宜云遷字子長。馮翊夏陽人。其序云云。至於事終。則言其自敍如此。著述之體。不當如是乎。○孫云。案古人不自稱字。見漢書匡衡傳注。敍傳不出字。亦此意也。史通不當以此譏子長。

贊曰。今人相承以子長爲司馬遷字。諸史傳無之。文選報任少卿書、作司馬子長。李善注以爲史遷。然未嘗明列出處。呂向遂謂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可謂欺妄矣。○孫云。西征賦。子長政駿之史。李善注。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其妄與呂向同。張衡應閒有云。子長譔之。爛然有第。章懷注。司馬遷、字子長。作史記。亦不言出何書。按論衡曰。范張寃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比也。子長何諱不言。又曰。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漢紀。太史公司馬遷上言李陵功。下腐刑。下文云。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發憤著史記。此二書稍覺有緒。亦最先出。○孫云。法言寡見。君子三篇。亦稱子長。在二書之前。然竟無直書司馬遷字子長者。終爲不暢。豈非孟堅作始之弊與。

錄崔

犀角刀子

紀聞曰。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鄆城令。常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卽中書令河東侯裴炎甥也。少挺異操。德業過人。王勃等四人皆出門下。侯遇害。公子謫牲泂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行。誅殛甚衆。素與炎不協。欲陷之。公子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衢中遇一人。形狀瓌偉。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曰。然。異人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甚善。今授公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掐訣注曰。言帶犀角刀子掐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掐之。而密誦呪七遍。當有所見。可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陀阿婆迦呵。公子俯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不見。大異之。卽詣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呼名過。絞斬且半。次至公子。如其教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自西階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首。面正當背。諸人但見察低頭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神人亡矣。公子後宰數邑。精內教。

錄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紀聞十卷。牛肅撰。崔造注也。此條太平廣記一百十二卷撫之。守正者以爲語怪。謏聞者謂之欺誕。未可一一爲曲士言也。崇禎癸酉。公孫彊之國。有來令吾邑者。以筆札屬予。往往墨而無禮。予慨然曰。昔人不能爲王門伶人。對使者打破琴。予安能作公門胥史哉。亦對隸人擲筆謝之。令震電憑怒。仇家竊知。因而搆予。與令謀所以陷予。積歲矣。乙亥六月。學使者行部至。令遂與仇以他事羅

織予十一日膚憩既行誣章遽上使者下其事郡鬻移牒往來勢如霹靂所爲罪狀予者蓋千古未有之惡予方偃息荔林自謂無患既不與外事而忽得此城中大小驚沸予未之知也十四日始詣趙學師自覺夷然不屑師謂予溺人必笑怒予太癡十九日傳至憲臺對簿使者頗悉予冤頻爲昭雪復下邑令重讞令磨牙厲吻欲嚙我而甘心見予則意如餓豺有爲予請者則聲如乳虎予謂命乃在天耳不能屈下也上司催促案牘檄五六至令故爲遷延留訟十一月廿七日始具兩造於庭予引友人方翊祚爲證既上予憶郊令事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角者掐訣誦咒如異人指是日雖無神人捩首事然爭辨時予奴視仇家詬辱之復批其首令嘻笑而已初無所言觀者數百人皆疑其故訊罷明日爰書上事方得解不數月二憾俱斃三郡無不爲予快者以爲天道之昭昭然此咒之力不可誣也故詳錄之世之君子值无妄之禍者得斯說而存之以保其身庶乎

繹李

薰蕕

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云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李善注引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

繹之曰世說新語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吳人請婚陸太尉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休文所稱蓋用此事耳

南浦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李善注引楚辭曰。予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釋曰。宋釋慧琳作竺道生誄云。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交手分路。語出楚辭。則琳公已先之矣。今浦城有地名南浦。傳謂文通作吳興令送客處。此甚可笑。三閭之別美人。慧琳之送高僧。亦何所指乎。

于嚴

劉孝標辨命論。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地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李善注引漢書嚴延年傳。

釋曰。荀悅漢紀。丞相于定國父于公。爲東海決曹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于公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嚴延年爲河南太守。爲治嚴酷。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埽墓地待汝耳。後歲餘而誅。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地以望喪。此東海人風謠。漢書不載。孝標蓋全用之。

泥首

陸倕石闕銘曰。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李注引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

釋曰。李善不釋泥首之義。不若劉良注云。泥其頭面以降。差爲明暢。予友詹修之謂其非是。云泥者。叩頭

蟲也。泥首卽叩首耳。予謂范曄公孫述論曰。述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注引干寶晉紀。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如以爲叩頭。則當云銜玉泥首。面縛泥首。不當言泥首面縛。泥首銜玉也。又任彥昇讓表。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如曰叩首。不得復云在顏矣。按甄鸞笑道論曰。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蹏泥中。晉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欲反縛懸頭。衆望同笑。然則泥首是以泥塗首。自示汙辱耳。比於謝豹。豈求新而反失之乎。予復憶五六歲時。先大父抱著膝上。坐客有酩酊者。先大父問予曰。俗說醉如泥。何義也。予妄對曰。泥者。淖溼之物。如泥蓋爛醉之云耳。客皆謂予夙慧。先大父曰。不然。泥者、蚳行蟲名。振之則卷縮顛仆。一日不齋醉如泥。以爲如此蟲也。予後閱蔡夢弼杜詩注曰。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說與張邦基墨莊漫錄同。漫錄又云。僞閩王延慶、爲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冬瓜片。酒既盈。不可置盃。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若修之所示。則泥之爲蟲又有兩矣。然吳道元與天公牋曰。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復被狗咋。困熟如泥。斯又不知何所指也。

佛生

王巾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釋曰。如來出世之辰。經紀參差。然以恆星不見時生。其說殊誕。案因果經。摩耶夫人往藍毗尼園。於四月八日日初出時。園中有樹。名無憂華。卽舉右手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脅而出。瑞應經。太子四月八日夜

明星出時生。長阿含經。香姓婆羅門問阿闍世王曰。何等時佛生。何等時成道。何等時滅度。答曰。佛星出時生。佛星出時出家。佛星出時成道。佛星出時滅度。薩婆多論曰。佛以二月八日佛星出時生。又佛所行讚曰。二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凡茲經論。皆出秋方。仲春孟夏。月令既乖。瞰出星暉。昏昕又異矣。至釋玄惲云。世代既遙。難可論辨。考求外典。如似可知。春秋魯莊公七年。卽莊王十年四月辛亥。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內外典以四月爲正也。又泥洹經云。佛初出得道。並四月八日。今以爲正。予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左氏曰。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何休公羊學曰。列星者。天之常宿。周四月。夏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也。范甯穀梁集解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弃天子禮樂法度也。蓋皆以夜明隕星爲王室陵夷、諸侯逆命故耳。予謂五石之隕。六鷁之飛。咸在宋都。則恆星不見。魯不見也。星隕如雨。隕於魯也。齊衞晉楚。不必盡然。而穀梁疏引感精符曰。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冢。奢麗太甚也。公羊疏亦引春秋緯云。恆星不見夜明。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宋氏注曰。七年恆星不見夜明者。正由三年榮奢改葬桓王故也。此皆鑿空傅會之說矣。若必援爲悉達篤生之繇。則迦維羅越亦夜光乎。亦星墜乎。自非然者。果天竺聖人知中國是夕之夜明乎。抑中國聖人知天竺是夕之誕佛乎。爲三傳者。皆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西方之書。以爲二月八日者。以夏正定之邪。以爲四月八日者。以周歷審之邪。淨飯之宮。兼用夏周二歷。其時已奉正朔耶。杜預左傳注曰。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

尙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正義曰夏之仲春是月昏弧中弧在輿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常見之星者謂南方星也杜以長歷校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辛卯爲五日則辛亥在二十五日惲又安得以八日爲正乎夫沸星爲弗沙卽鬼宿也鬼在南宮南方七星既皆隱沒沸星何以獨見春秋星變比於日食河濟之閒時有落石如雨何謂休徵曜靈隆照宵出萊夷東瞰之城至今垂號夜明何謂瑞應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公穀咸曰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國如隕星夜光爲婆伽之生所致其爲異也奚翅鸜鵒矣彼宋均、何休、服虔、鄭玄、杜預之流生其後者宜有所聞苟謂星之宵墜同於鬼之夜哭則當旌其異以明夷狄兼中國之始若謂天之不夜均於日之再中則當列其禎以著法王肇象教之初而都不一及劉歆則僅謂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耳路史曰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恆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歷考前代天夜有光者四恆星不見者三星隕如雨者十四皆非佳事況諸妖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年庚日甲無一之可合耶予因廣尋諸家之說大有刺謬者南齊書袁粲駁夷夏論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曰釋迦初誕惟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見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墜地與春秋恆星不見意趣永乖釋道安二教論曰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注引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星隕如雨卽周莊王之十年也莊王別傳曰遂卽易筮之云西域銅色人出所以夜明非中國之災按佛經如來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生及成道皆

放光明。周以十一月爲正。春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依天竺用正與夏同。杜預用晉歷。算辛卯二月五日也。安共董奉忠用魯歷算。卽二月七日。用前周歷算。卽二月八日也。又依什法師年紀及石柱銘。如來周桓王五年歲次乙丑生。桓王二十二年歲次癸未出家。莊王十年歲在甲午成佛。襄王十五年歲在甲申滅度也。後魏書僧曇謨最與道士姜斌對論。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隋書曰。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釋法琳辨正論曰。調御誕昭王甲寅之年。終穆王壬申之歲。法琳又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泛漲。井泉溢出。大地震動。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昭王卽遣鐫石記之。埋南郊天祠前。當此之時。佛初生王宮也。穆王卽位三十二年。見西方數有光氣。先聞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恐非周道所宜。卽與相國呂侯西入。會諸侯於塗山。以禳光變。至五十三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折樹。大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多曰。西方大聖人滅度。衰相見耳。穆王大悅。當此之時。佛入涅槃也。又云。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云佛是周時第卜五主莊王他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乘旃檀樓閣。現白象形。從兜率降中天竺淨飯王夫人摩耶之胎。至十年甲午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從摩耶右脇而生。放大光明。照三千世界。本行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左傳云。星隕如雨。信知佛生時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年。處世說法。至周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後夜。於拘尸城入般涅

槩。又云。齊時統上法師答高麗使云。佛是西周第五主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又貞觀十三年。勅尚書劉德威、侍郎令狐德棻、問法琳法師曰。依辨正論云。姚長謙歷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滅度。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像正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確執桓王。費長房爲錄。固言莊王。何故傳述乖紊。無的可依。對曰。依魏國曇謨最法師及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衆書。准阿含經等。細推依實。佛是周第五主昭王瑕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右脇而誕。卽周書異記之云也。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又像正之記。罕見依憑。安云爲論據羅什記。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又循翻經學士。費長房言佛莊王時生。但據恆星爲驗。未悟恆星別由他事。長房又以佛四月八日下託胎者。亦非也。凡人正月胎。卽十月生。四月胎。卽正月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長房之錄。定不可依也。又裝法師西域行傳曰。臘伐尼林有無憂華樹。佛本誕處。云當此土二月八日。上座部云當此土三月十五日。路史曰。謝承漢書以佛爲周莊王癸丑歲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非甲寅也。腐儒習於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考耳。元金履祥通鑑前編。昭王元年己丑。二十二年庚戌。釋氏生。引周書記異詞也。然則高僧覈論。既聚訟之莫憑。卽一人紀載。亦齟齬而自貳。昭平桓莊。未定何主。仲春孟夏。未審其時。而中華儒生。乃欲多方牽綴。以求其合。不亦迂哉。按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四月夜恆星不見。是年則爲癸丑。謂佛生昭王甲寅者。蓋亦竊恆星不見之事。不能深核。而誤以癸丑爲甲寅。又誤以十四年爲二十四年也。帝王世紀。謂昭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竹書昭王十九年。

南征不復、故沈約於穆王卽位注云、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蓋武王爲西伯者十一年、爲天子者六年、成三十七年、康二十六年、昭十九年、合計百年、若昭王五十一年、在位則百三十餘矣、休文何以稱焉、又穆王之元年歲次己未、若壬申、則在十四年、僅十九載耳、法琳所爭、可謂不知而作矣、羅泌曰、恆星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亦爲後來之有佛、謂孔子有爲書之庸有之矣、此又以二莊之語爲確、自陷於牽合而不知也、孔子逆知秦之繼周者、爲秦誓存於尙書末簡耳、今據恆星之書而揣釋氏必以是夕生、是道安法琳繁詞都贅、而孔子一言足以定之矣、多見羅氏之謬悠也、

復杜

杜鵑

杜甫杜鵑行曰、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烏至今爲哺雛、又杜鵑詩曰、我昔遊錦城、結茅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莫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聖賢吾法則、付與後世傳、

復之曰、蜀有王曰杜宇者、出於天墮山、蓋天精也、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宇納爲妃、遂王於蜀、號曰望帝、荆有人曰鼈靈、出自井中、身死泝流而上、至汶山、復生、宇用爲相、靈有開巫峽之功、刺史西州、望帝淫於其妻、慚而讓國焉、去隱西山、後以失勢、悔恨而死、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此揚雄、應劭、許愼

說也。他書或言冰泮凍而百草蕃興。亦說春分鳴而衆英擢落。倒縣以寄其苦。北向以喻其思。巢鳥爲之伺雛。田家候以舉趾。周公謂之鴟。師曠謂之鸛。屈平謂之鵜鴂。宋玉謂之姊歸。呂不韋謂之鴳燕。戴德謂之瑞雉。馬遷謂之秭鴂。揚雄謂之子鱎。王逸謂之置鶨。張揖謂之鸐鶨。沈瑩謂之鶪鵙。張華謂之怨鳥。許愼、郭璞謂之子鴂。常璩謂之子鵑。徐廣謂之子鵜。李士謙謂之鶗鴂。韓愈謂之催歸。顧況、陸龜蒙謂之謝豹。大抵因其自呼之聲以爲斯禽之目。字雖異義。語諒同音矣。惟杜宇自帝。已在周餘。爾雅既周公所作。時無杜主。安得啼鵑。常璩亦曰子鵑之鳥。今云是鴳。四海有之。何必在蜀。且刺史秦官。蜀世未具。以此反訊楊許之說蹟矣。案爾雅。鴳周燕燕。鳧舍人注曰。鴳周名燕燕。又名鳧。孫炎曰。別三名也。謂鴳周是燕。其說又異。自禽經、華陽志、以鴳周爲鵑。著書者遂爾相仍。而羅願讀爲鴳。又名周燕。蓋本說文矣。意者杜鵑爲帝。當如蜀王本紀之言。望帝亡去。時適二月。子規方鳴。故蜀人悲子規而思望帝也。文士好奇。往往證成其說。如劉淵林稱蜀記曰。王姓杜名宇。死化子規。左思云。鳥生杜宇之魄。鮑昭云。鵑是蜀帝之魂。溫庭筠、陸龜蒙、羅隱、胡曾諸人。咸屬賦詠。不獨少陵。固以變化非常。神怪罔測。杜宇既化而生。何必不化而死。然則一身摧悴。難忘黃屋之尊。四海飄飛。竟思玉壘之樂。啼夜之悲未歇。亡國之主非誌焉耳。但寄巢餔穀。說出拾遺。密樹深篁。事當親見。而旋作後杜鵑行。又云。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葉竄枝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兒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墮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則棲無幕燕之安。啄有飛鴈之困。與

向所稱仍爲餧子若奉至尊者貴賤忽殊矛盾太甚按鮑照行路難云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閒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然則博物志所稱生子寄他巢百鳥爲飼之蓋虛說也子美西川之作詩史謂何下筆有神言不可逝也

疑白

蘇小

芥隱筆記引白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天音伊邪切疑之曰余在晉安過陳士傳將爲西湖之隱作詩送之中云醽酒頻遊蘇小墓載書時泛議曹湖既去偶見白公此語深悵使事之誤更憶樂府錢塘蘇小小歌妾乘油壁車郎騎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解題曰小小南齊時錢塘名娼也才調集溫飛卿蘇小小歌云家在錢塘小江曲香奩豔語蘇小小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今西陵在錢塘江之西云江干近是沈原理蘇小小歌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則予非誤矣又繙春渚紀聞司馬才仲櫟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云云且曰後日相見錢塘江上及才仲中第爲錢塘幕官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頃之才仲復夢美姝迎笑謂曰夙願諧矣遂同寢自是每夕必來同寀咸曰蘇小小墓妖也不踰年才仲疾卒按此則蘇小實錢塘人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塘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

綠楊深處是蘇家。則亦以爲武林人。知楊州爲杭字之誤也。○孫云。案白香山餘杭形勝詩云。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自注。蘇小小本錢塘妓人也。無緣忽以爲揚州。近刻香山詩。和春深二十首作杭州。芥隱筆記偶誤耳。野客叢書卷七引白詩。又作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蓋宋本不同如此。宋陳子兼牖閒紀聞。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記云。昔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通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則小小墓又在嘉禾。豈麗媛妖姬。兩地爭以爲重乎。劉禹錫送裴處士詩云。憶得當年識君處。嘉禾館後聯牆住。垂鉤釣得玉餘魚。踏芳共登蘇小墓。夢得詠已及此。紀聞又非誣耳。

厄林卷之三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問曰。嬰向作崔氏綿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中湮。風徽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爲崔氏始祖。雖表所銓次不無踳錯。而學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稱孤。此所未解一也。漢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紀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紹爲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通者。非卽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既在嬴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生仲牟。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

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過黃腄登之罘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蓋與雲笈七籤所稱崔仲牟秦時封汝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擅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難以蠡管測其玄深。穀梁子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偶料廢篋。得綿史簡端數紙。蠹籍尚存。郢質已逝。執書反覆。悵然有今曩之懷。敝帚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點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仇。今點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奸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宇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蟊賊宮禁。嗣嵩乞丐攜養。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桓小道可觀。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曹叡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

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俱夷。始建皇帝之號。漢高倔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輿道繫組。版圖皆入劉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丕叡時。語地則祇半於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原。二三十年間。師幽齊芳。昭戕高髦。其麼麼曾不及靈獻而云强盛可勝乎安和。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可知也。且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奉筐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曹以賊。吳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卽祚。白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曹奐已蹙。蜀之爲漢。直與仇相終始。魏何得睨然而竊統之正也。故以爲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爲迹之順。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命。作賓王家。普統天下。始無可疑者。善乎習彥威之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普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繇斯以談。陳壽之不敢進魏而並志爲三。其見猶未爲陋也。

詹孫

仝璧事類。孫奭、字宗召。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眞宗除奭龍圖閣侍制。卒謚宣。

隰朋顏淵

孫奭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爲解文

薑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啻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閒引往行蕪陋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段不錄則奭剪截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己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棁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蓋采邠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爲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奭正義曰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董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者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土尊配天木爲少陽見於寅壯於卯衰於辰火爲太陽見於巳壯盛於午衰於未金者少陰見於申壯於酉衰於戌水太陰見於亥壯於子衰於丑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爲東方爲春金爲西方爲秋火爲南方爲夏水爲北方爲冬土爲中央爲四維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注曰謂春則木旺木王而火相木王則水廢蓋水冬巳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爲江河也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蓋采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於一季要其壯時乃可言旺耳若夫節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以王言矣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午未爲金廢之鄉子丑爲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爲盛王豈不謬哉又金水土同旺於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於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何所乎龜筴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集解曰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

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解已明。不知奭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任鶉火。鶉火爲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記索隱。式卽栻也。栻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殀若顏淵。壽若邵公。孫奭不疏。

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爲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卽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召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孫云。路史本論衡。風俗通皇霸篇云。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惡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升於帝。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案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然性骨善。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邪卿蓋與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固詞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孫子荊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爲上壽中壽下壽。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皇

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雖刳胎殺夭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子之亡其紡緇而取償於禪緇。忘其所以爲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儀、人亦未祥。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蓋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

釐之曰。爲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强記焉耳。苟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攘塞聰明。守其固陋。讀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無傳。良難冥搜。而以爲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繇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爲多臆說。杜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爲不見古文尚書。然則注書者。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事之不審。一物之不知。不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霸王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雎書願少賜遊觀之閒望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詮。以題無書字。遂不敢收載。竊以爲當補入。

爛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室。子若得之愼勿失。退之樊宗師銘效之。宋子京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武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嬿曰。案抱樸子。或問眞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始靑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膚鄙道士竊勦以爲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倣擬。退之之銘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蹟。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劉夢得因論倣舟篇曰。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禽鐘室誅。斯爲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成相。接成相亦倣汲書周祝解。法尙未純。自柏梁聯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纍纍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在始靑詞之上。若謂不宜施於史册。則孟堅薤伍江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摹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禽經

長洲王勉夫楙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詰

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瞋雀以猜瞿燕以狂盻視也鵲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悲嘯鳴也鵝飛則蜮沈鵙鳴則蚓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腳者多伏長腳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鶯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鵁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鵁鶄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烏無肺胃蛤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篤者也何宜踈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閒好事者作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爲殘缺者是也埤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鶾赤鳳謂之鶾黃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鸑紫鳳謂之鷟又曰乾鼻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孫云此下尙

有駕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三句。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雠。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鵹。七鳥曰鳧。八鳥曰鷖。九鳥曰鳩。十鳥曰鶉。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鷹好跱。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又曰。鵰以周之。鷲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捋之。隼以尹之。又雠上無尋。鸐上無常。雉上有文。鷸上有赤。又旋目其名鸛。交目其名鴟。方目其名鳩。又曰。雁曰翁。雞曰鶖。鶉曰鷹。又曰。霜傅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鷓鴣之信不如鳥。周周之智不如鴻。又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又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又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鶻。又鷹不擊伏。鶻不擊妊。又鵲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又曰。火爲鷫亢爲鶴。又曰。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又曰。烏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又曰。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荏。又鶨烏不登山。鶪鳥不踏土。又夏鵲生鶉。楚鳩生鶪。又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又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烏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烏鳴啞啞。鸞鳴噦噦。鳳鳴啾啾。雉鳴鷹鷹。雞鳴咿咿。鸞鳴嚶嚶。鵲鳴喈喈。鴨鳴呷呷。鵠鳴喈喈。鵰鳴嗅嗅。又曰。其足鷙謂之噣。鴨謂之跗。雞謂之跖。鷹謂之骹。鶡謂之骾。又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躑。又曰。鸛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鶻。又曰。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察。又曰。鷹雞多秋生。雉雞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鸝必匹飛。鵰必單棲。又曰。鸞以鳴鳴。鳳以儀儀。鸞。又

曰朱蕙不攖肉朱蕙不吞腥又曰鴛好風鸂好雨鵾好霜鴛好露埤雅引之則作鸂好風鵾惡雨鸂好霜鴛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至如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交而孕鳩鵴以睛交而孕鴟鴞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爲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睨出王褒賦中而傅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又螢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今晉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錯其誤已審且亦蠕動之類以謂可補禽經斯不然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爲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於北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胡詩上堂拜家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歸覲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省詩北堂倚門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萱親當是因北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猶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人筆興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者若泥其語則一卮一盃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淥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亦可以爲眞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宗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

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賣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譌。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就壚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鷽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鷽斯。鷽、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鷽斯。失矣。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鷽斯、一名鷽。一名鵹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鷽。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菀鳥部立鷽斯之目。是不精也。予按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爲書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故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鷽斯、鵹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螽斯之斯與露斯之斯同爲語辭。其說益僻。案周南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蝑也。又曰。斯螽、蚣蝑也。爾雅曰。蜥螽、蚣蝑。舍人曰。今所謂舂黍。方言曰。舂黍謂之蛩蝑。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舂箕。則安得以爲露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爲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張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尙白。黑、尙青者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但以蒲爲脯、鹿爲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蓋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爲指義康耶。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

驗從來不作管宇王氏殊謨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顏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則皆用管仲事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叡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爲安車猶蒲輪之爲軟輪皆欲使老人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常乘馬且其時年已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衞輿上殿則知老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爲奉母故實亦文家之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錄柳芳掌汾陽書記軍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漢書王莽子臨朝見孺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於齊太后懼帥閤豎索扶幸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太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

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兗州。徙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從周爲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閒。獨未聞西道主人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行建與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辨歸魏。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詣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奸謀。今蔡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

二三日閒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典客者乎○趙氏翼陔餘叢考引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喻馮翊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自郃陽帝厚加拊遇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畽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愼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案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爲首漢書古今人表容成氏在開闢初而東扈在炎帝神農之際則棲畝美談宜以容成爲先矣路史因提紀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爲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爲卽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爲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蔡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惶悚宣柔嘉餘貨委於路衢餘糧棲於畎魏畝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干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

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耳。若劉裕所言。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於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爲題。必有深意。曰漫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淵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杯石溝宴羣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與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江總芳林園天淵池銘。曉川漾璧。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詩。附曰。王於天淵池列載梁詩。江銘蓋謂即洛園曲沼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爲狄場。宋齊梁陳。畫疆而守。長淮難涉。安得彌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齊書。建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蓋宴遊之所。輒慕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間。天淵池芙蓉咸二花一蔕。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於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鑾鑣歲驚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玉海曰周禮里宰歲時合耦於耡鄭玄注曰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曰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故昆陽城中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衙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衙彈勸碑衙之與街豈可强傅者按鄭玄駁許愼異義曰○孫云見王制正義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衙耳又漢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衙也正衙自是漢魏微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賾問而知之附曰隋書曰崔賾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賾曰皇甫謐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關卽吳起云夏桀之居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幷州道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卽壺關之東南羊腸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城所治也河水

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爲呂尉皆參所屯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略曰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誤王氏引典農城爲美談殊少稽練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裔孫而又曰後有爲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青土人物論稱後漢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敍正當魏武時又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廌四年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廌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

年月者以太武紀神䴥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也不知闕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武尚屏恆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䴥六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迥年乖拨平城之故實傅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恆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以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之以爲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邱姓苑古有賢者貝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橫天下爲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頓使漢祚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爲古賢乎

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圌自蕭山致水仙花

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予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之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

彈曰予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則劉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音類玄宗改名子玄此在梁元後百餘年高氏以是當之何其舛也御覽引金樓子曰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謂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似孫二賦載其騷略中

鄭康成

緯略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爲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娥

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又曰。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日浴於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俗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疎也。

鰀魚

高似孫緯略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鰀魚。水無淺深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正旦賀觴。賜鰀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鰀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食鰀魚。前已表徐州刺史。刺史臧霸送鰀魚二百。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問江南噉鰀魚。詩中用鰀魚僅見此。

彈曰。乙丑。予在鷺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鰀魚百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爲魚。殆不可曉。緯略所引。尙多遺者。且似未知鰀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鰀魚。顏師古注曰。鰀、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鰀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爲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鰀魚。或有閒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鰀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薄。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

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倉曰。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鰒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孫云。伏隆事及郭璞三倉注廣志皆續古所引。見緯略卷九。豈方叔未覩足本耶。陶隱居名醫別錄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鰒魚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鰒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爲紫貝及鰒魚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所產處。以繩繫腰。縛於柁尾。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輒拊膺慟哭。蓋已爲魚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鰒游泳物耳。如英國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鰒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爲鰒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鰒、海魚。孫愐從之。皆未辨其爲介爲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貴之。一枚至數千錢。海人死利。亦何怪乎。

削槀

緯略載削槀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紀。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素重愼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荀彧別傳曰。彧爲尚書令。

常以書諫事。臨冀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爲侍郎。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稾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衡石。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稾草。隋書。高熲、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熲皆削稾。世無知者。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稾。與荀令皆於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密者多矣。任彥升爲宣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輒削稾。此蓋用事爲褒。非其實也。緯略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

本之曰。四言慷慨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爲娛。憂生之徒。亦以爲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敵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古詩曰。人

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相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長繩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予嘗尋之江總歲莫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則非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圜常言。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速。沈炯幽庭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如春。李鏡遠詠日曰。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蓋相襲久矣。按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甲乳生也。畫

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僞爲其名耳且九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觀既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遙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之臆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事入告於君以爲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洛林卷之四

述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留守西京年七十七爲耆英會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狄盧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衞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衞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劉眞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眞八十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眞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爲耆年會

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寺趙丙。祕書監劉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晌。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鄧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爲盛云。　明宣德間。湖州烏清鎭亦有九老。趙巖、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唐其諒、建文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鎭。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美。正統間。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士項伯臧。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晃宛

委餘編。隆慶己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八。少參雍瀾。七十七。太守陳敍。七十六。運使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維麒。七十四。太守林允宗。七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尚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有菊花開日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蘂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予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綠筠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即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可爲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即重陽。九日仍逢二九霜。菊綻經旬開倍豔。人遊浹日興尤長。驚秋談客思吳楚。窺筍玄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韋。漳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敍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內太守遇沖。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到

質沐龍。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荊修。東海太守鄒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阯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虻。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耳。○孫云。三筆別有漢人希姓一條。方叔未細檢。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應氏遺編。尙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史冥。都渾梁侯僕多。尙書令鞠譚。太子少傅瓶守。侍中耦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惲、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眞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兗州刺史過杇。一作過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捷。交阯刺史僮尹。越嶲太守牧稂。漢中太守抗喜。南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守函熙。南郡太守繇祕。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莫如。陳郡太守沐龍。○孫云。五筆本有沐龍。劇令家羨。中牟令池瑗。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贏長糗宗。博士食子公。沛上計三烏羣。不知景盧何以不敍。然漢書西南夷傳有越嶲太守牧根。豈卽牧稂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

雌。但畢訾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格。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案。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名畢聚。謂月值畢及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予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然則聚當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漢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孫云。案本是改以建寅。非建子也。漢未嘗用周正。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若以畢陬爲濁星之畢及娵訾之口。失之遠矣。月令惟紀日舍中星。不及於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天。故不得以恆星定月所在。娵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娵訾之辰。蓋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閒。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爲月值畢及娵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爲得。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

○孫云。汲古閣單行宋隱本。正作民喜。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曰。爲雄月爲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爲雌雄。固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爲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爲雄、夜爲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注曰。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以氣爲雄、形爲雌也。爾雅郭璞註曰。蜺、雌虹也。音義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高誘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蜺常在旁。四時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雌蜺嫓嬛以自橈。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旬始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芒青黑色。晉灼曰。芒、雌也。淮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雄以音

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曰牝牡淮南子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邱陵高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汚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曰之環暈星之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蓋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疑非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目摯虞晉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能耳杜

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調采壯麗音句流摩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從攗摭合離摘發疑殆證其實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僞撰矣若錄別之詩展轉倣傚眞僞相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能深辨景盧乃以盈觴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韋孟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閒反生鬬又曰沖而徐盈他不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爲盈爲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絃絃久而愈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敘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歷言矣高祖撥業諱尤宜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羣邦曰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在鄒詩曰寤其外邦曰於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曰歸骸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敘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也文帝諱恆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恆山以北漢書外

戚傳立恆山王弘爲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藍蔘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瓷既啓淮南子匹夫百晦不遑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有扈曰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王褒九懷曰啓匱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爲稽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既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糜沸蠕動雲徹又曰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牀上弗爲體宣帝詔今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爲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爽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爽子十二篇云齊人號曰雕龍爽奭嬰傳曰有如兩宮爽將軍驁者、成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大人賦低卬夭蟜以驕驁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一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荆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灞滻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述曰王勃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樂詞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戴叔倫感懷詩歌扇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彩雲收張祜詠風搖搖歌扇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流風所蕩寧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尚妖淫詞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衫飄冶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卻匣擎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香颺舞衣李孝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與慶宮詩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佳麗之移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胡元瑞詩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箴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螭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玄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彲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皐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某太尉碑曰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羆非龍非彲而唐書酷吏傳肅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子秀才顧非熊世系表有黃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淸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淸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曰。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予案漢書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曰雨水。又曰。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今曰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曰淸明。歷曰。中昴八度。淸明。班注。今曰穀雨。而後漢律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淸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分歷也。洪氏以爲太初始正。殊誤。卽孔氏謂三統歷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時訓解尤詳之。○孫云。此逸周書誤文。近刻已改正。景盧以爲仍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歷。而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爲月令素臣而不必遵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時則訓。以爲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

澤涸竪蟄於冰下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淅陰陽靡定不甚相遠雖有遷換天道沖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孫云此孫綽蓋孫盛之譌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爲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爲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僞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閭燕志劉昞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爲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爲南北史稚兒數以爲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揚采不傳者時見於軼書若覩鳳片羽足驗五德或

見虎一毛。不知其班。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惟陳壽所撰。是矣。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沈書四十四卷。典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韋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尚有王隱蜀記七卷。郭沖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孫云。華陽國志今存。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尚書八卷。孫盛魏世譜□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末傳八卷。晉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沖吳歷六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尚吳士人行狀名品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干寶紀二十三卷。又王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有郭頒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晉中書郎朱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沈晉書三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帝陽秋□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略

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二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謝昊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許亨子善心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寶錄三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最梁後略十卷。梁長沙蕃王蕭韶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寶錄八卷。謝昊梁元帝寶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略十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圜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陳王業歷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溫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志二十卷。又齊書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卷。陸元規文宣帝實錄□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略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

尉邱啓期隋記十卷。柳謇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僞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二十卷。僞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閭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僞涼從事中郎劉昞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及崔鴻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僞治時事六卷。徐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卷。李公緒撰趙紀八卷。趙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僞漢散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卷。僞燕尚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十卷。記馮氏事。僞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僞燕右僕射張諮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國參軍劉慶涼記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晉侍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昞敦煌實錄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卷。宋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之。況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尚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概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沖魏典。拓跋氏書耳。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邱悅三國典略三十卷。員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而傅之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

凡三十篇。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沖以族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道武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包西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田融高閭等敍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時僭僞。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譌爲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爲輩也。以景盧之精辨。而蹈斯蹖。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詠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留盧秦卿詩爲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打頭逆風也。

五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爲打頭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艦之類。今江湖

閒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子過淮徐閒往往遇之唐人語咸出六朝常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藝林學山又引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郵揚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惱懽青絲笮淩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歌中意第尙從舊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颶盲颸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颶之來自然四面胡元瑞云四面石尤則意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曰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媲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飛廉孟老之精奇相馬銜之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對川后益信其爲怪族幽妖矣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匄本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

名。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匄與乞義同。則作匄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芘。況於名字。得不梦同。南史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同名。世謂士清爲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皆之匄。魯之嬰齊。近古尙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卽是六世王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慕容暐。爲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共名。予謂簡編旣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旨推之。安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

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三公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亹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忘記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爲武公之字也此亦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黃帝即位號曰開明奇帝王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士五婦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酈善長亦笑之此事乃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酉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閒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蠢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逌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蜍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予以爲月無光而遡日爲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爲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段成式言月中

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陰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蒼高邈孰辨其眞屈原有顧兔在腹之問推度災有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談虞喜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寘月內事尤鄙俚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烏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淵暈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空詩意然中秋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墳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爲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寓龍寓車馬皆以木爲之像其眞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鞚收馬渥洼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又曰世間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

神。爲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刻郅都之貌。縣官效鑾蠻之容。李子長之梧囚能動江充之桐人爲蠱。丁蘭之木母鑿眉。薛綜東都賦注曰。土木土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寫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歎。而鄭玄禮記注曰。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鬻車象人。鄭玄解爲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傅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轄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於上世矣。

桑穀

三箓曰。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

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爲前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蓋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爲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祥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爲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鎭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敍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共生於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

增損一字者。明是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爲妄。然韓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伊尹曰。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先祥者福先。見妖爲善禍不至。見祥爲不善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則桑穀生於商朝者三。而皆爲興商之禎。高誘、顏籀、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如玉。孫愐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琭琭。然又爲錄、娽娽、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娽娽。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琭琭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下名邱五。恐州黎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邱。碌碌然小耳。毛遂謂諸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齒與桓泌書。璟璟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易林曰。鳥芘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鶡冠子曰。物之始也。頃頃。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卽錄錄。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娽娽。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

司馬彪注曰。祿祿、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祿祿、謂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周禮攏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諮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景羣子陸陸。婦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憂喜。非爲踱踱焉往生也。說文曰。遂、行謹遂遂也。博雅。遂遂、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嗈喔。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稱。易林所云。苕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邃之致。○孫云。馬第伯記。當以俯視谿谷碌碌爲句。亦言谿谷之庸細也。餘皆闕茸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摧之。